

周振天 著

作家出版社

第一章 喜来乐妙招赚酒钱

第二章 赛西施仗义救郎中

第三章 红颜知己暗送狮子头

# 神医喜来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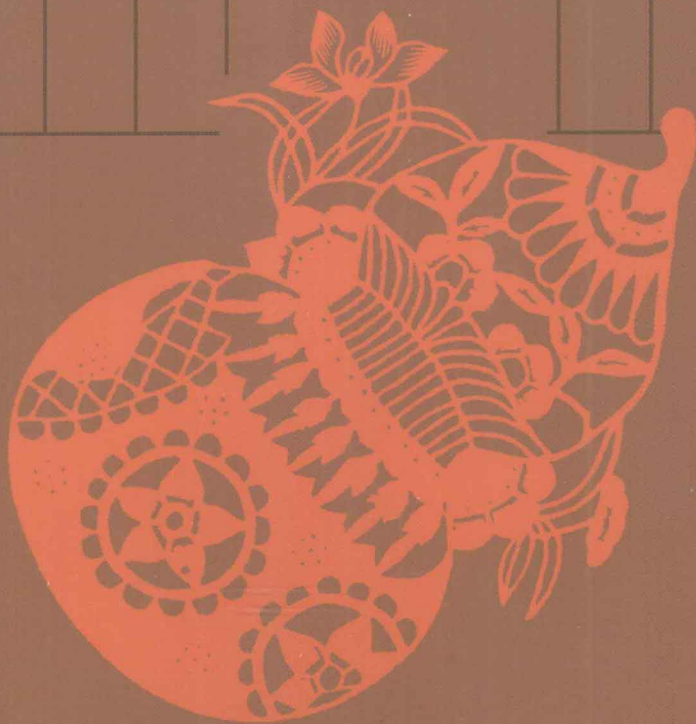
第四章 痴心情郎昼拥绣花被

第五章 童子尿救秀才生还

第六章 「金鸡蛋」惹神医入狱

第七章 知县爱妾巧计释案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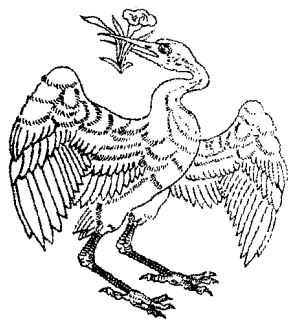
第八章 沧州神医偏方熏格格



周振天 著

作家出版社

# 神医喜来乐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医喜来乐/周振天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 - 7 - 5063 - 5930 - 6

I. ①神…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9796 号

## 神医喜来乐

---

作 者: 周振天

责任编辑: 刘英武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660 千

印张: 30.75

版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930 - 6

定价: 38.00 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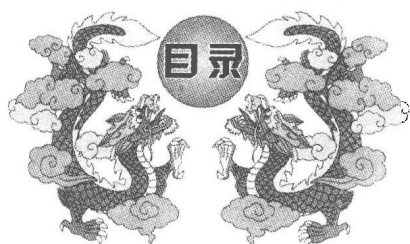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 一 章	雪地冰天慈亲见背遗玉匕	1
第 二 章	剑杖交飞塞北三侠战群邪	11
第 三 章	失陷绝谷孤儿更番遭厄运	21
第 四 章	迭逢高手姑娘片语救三雄	31
第 五 章	认贼作父稚子无知甘饮鸩	39
第 六 章	阴鸷老妇安排饵钓香金鳌	49
第 七 章	为取圣书雪地惊逢血手令	60
第 八 章	睹寒玉匕小侠怒施七孔刀	69
第 九 章	剑下留情娇女是敌还是友	78
第 十 章	刀震群雄天下英雄皆丧胆	89
第 十 一 章	遗言隐秘孤雁南飞覆中原	98
第 十 二 章	智珠在握丑貌姑娘戏神君	109
第 十 三 章	情深义重娇娆貌丑心善良	118
第 十 四 章	秘洞疗伤遽遭暗袭惜离别	127
第 十 五 章	酒楼惊艳痴心愿作护花铃	136
第 十 六 章	柔肠百转多情自古空余恨	147
第 十 七 章	寻幽探秘无心误闯起争端	158
第 十 八 章	美丑双娃珠链勇拼寒玉匕	168
第 十 九 章	比肩作战小女侠情肝义胆	179
第 二 十 章	摆六合阵三风子掌伤魔母	189
第 二 十 一 章	紫府迷离一纸残书勾往事	198
第 二 十 二 章	误毙石雷剧毒何来问句天	207



# 一 剑 情 深





# 一剑情深



- 第二十三章 真相大白感怀身世痛回肠 216
- 第二十四章 怵目惊心疑鬼疑人魂魄荡 227
- 第二十五章 借故痴缠利用风波留去志 238
- 第二十六章 含冤莫辩只求清白许诺言 247
- 第二十七章 古墓太奇碧剑蓝蛛晕少女 258
- 第二十八章 宇内四邪无端狭路生拼斗 267
- 第二十九章 利令智昏因争宝剑动干戈 277
- 第三十章 情随事迁携手取书筇竹寺 286
- 第三十一章 废除毒掌老僧有意显神功 296
- 第三十二章 取得圣书少使归途逢意外 305
- 第三十三章 江头惜别芳踪幽困古丛林 315
- 第三十四章 欲擒先纵温魔母诡计多端 324
- 第三十五章 荒洲履险小方敏舍己为人 334
- 第三十六章 尔虞我诈姑娘机智斗穷凶 345
- 第三十七章 奇上奇意外奇逢啖仙露 354
- 第三十八章 险中险濒临险境幸生还 365
- 第三十九章 古墓疗伤师徒又遇血手印 375
- 第四十章 旋风岛上挥云老怪遭挫辱 385
- 第四十一章 大漠河源红掌祖师得圣书 395
- 第四十二章 悬崖瀑布金毛怪手拯娇娆 404
- 第四十三章 疑云阵阵温魂巧施离间计 414
- 第四十四章 杀气腾腾群雄毕集武当山 425

第四十五章	极乐宫中佛门高手归极乐	434
第四十六章	蒙冤难辩磊落光明拼一死	443
第四十七章	阴谋争霸邪魔鬼蜮逞阴谋	452
第四十八章	孽徒师心狠手辣如花女	463
第四十九章	真假难分武林惨遭空前劫	473
第五十章	爱恨交并芳心徒唤奈何天	483
第五十一章	正邪争战武当山上杀气腾	492
第五十二章	左剑右刀温魔母威风八面	502
第五十三章	前倨后恭假极乐公道难逃	513
第五十四章	正邪殊道兽面人心义勇猿	522
第五十五章	人海茫茫天涯何处寻佳丽	533
第五十六章	晴天霹雳惊闻噩耗魄魂销	542
第五十七章	魂兮渺渺椎心泣血哭芳坟	552
第五十八章	为虎作伥挥云怪饮恨泉下	562
第五十九章	侠女痴情觅郎远涉蛮烟境	572
第六十章	因爱成恨叶映红假死试情	582
第六十一章	除暴安良小侠夜闯毒蛊洞	592
第六十二章	西岳锄奸双侠扬威夺失宝	601
第六十三章	兴风作浪老魔再上武当山	610
第六十四章	万恶一善温岛主舍己为人	620
第六十五章	造化弄人叶映红常伴青磬	631



# 一剑情深



# 第一章

## 喜来乐妙招赚酒钱

故事发生在清末。那时的沧州府，就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大去处，虽然比不上京城繁华，但是每逢初一、十五赶大集的日子，古色古香的沧州街道还是热闹非凡，熙熙攘攘。南来北往的小商小贩，走街串巷，吆喝声声。街边大小店铺，一户挨着一户，摆出的大都是四方奇珍、本地土产。家家门前，或躬身哈腰着老者，或亭亭玉立着女人，笑脸迎客，招徕生意。

这天又逢大集，太阳尚不过丈把高，城里人、乡下人便纷至沓来，或做买做卖，或闲荡闲游，把个并不宽敞的街道挤了个水泄不通。

忽然，一阵急切的喊叫声吸引了人们的眼神。原来，几个汉子用门板抬着一个昏死过去的男人，打街头匆匆赶了过来。领头的汉子满头大汗，逢人就问：“请问，药铺的郎中在哪儿？”

几个乡里人，一边摇头一边赶紧让路。一个知情的城里人指了指前面，热情地说：“不远，就在前边十字路口。左手是饭馆‘食为天’，右手是药铺‘一笑堂’，‘一笑堂’有个喜来乐喜郎中！”

领头汉子连连拱手，说道：“明白。”

几个汉子抬着病人，脚下如飞往十字路口奔去。领头汉子一边跑一边念叨：“十字路口……左手‘食为天’……右手‘一笑堂’，‘一笑堂’有个喜来乐喜郎中……”

坐落在十字路口的“食为天”，一看便知是个生意兴隆的饭馆。食客们出出进进，伙计们匆匆忙忙。跑堂的端着盘子在餐桌间穿梭，殷勤地应答着客人的召唤。时不时地，从厨房里传来“叮叮当当”的炒勺磕碰声。

饭馆的老板是个女人，二十多岁，生得标致无比，要条儿有条儿，要盘儿有盘儿。袖口玉笋尖尖，膝下金莲窄窄，浑身艳雅，遍体娇香，尤其是那双眼睛，秋水般明媚迷人。因此，人称赛西施。老板娘不单模样儿好，话语也温柔，她四方招呼、八面应酬，这边和独饮的生人点下头，那边跟满桌的常客寒暄几句。看她那妩媚的脸庞、甜美的笑容，就知道这是个招人喜欢、特有人缘的店主。

这个时候，那几个抬着昏死男人的汉子，穿过十字路口，直奔“食为天”而来。几个在大堂里忙活的伙计闻声而出，上前阻拦。一个矮个儿伙计伸开双手，说：“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领头汉子有些急躁，叫道：“少啰嗦，快找个郎中救命！”

矮个儿伙计说：“哎哟，我们这是饭馆，哪来的郎中呀？”

肩膀上扛着门板走在前面的汉子，用一只手擦擦头上的汗水，说：“不是说十字路口右手就能找到郎中吗？”

另一个高个儿伙计回答：“十字路口不错，可右手不是这边呀，是对门！”

领头汉子固执地说：“我的右手就是这边，快叫郎中来！”说完一挥手，几个人抬着门板就要往里闯。一时间，“食为天”大堂里乱成一片。

这时，赛西施不慌不忙地走了出来，问道：“怎么回事儿？”

矮个儿伙计苦着脸回答：“老板娘，这可真是荒唐，找郎中找到咱们饭馆里来了。”

赛西施上前一步，打量门板上昏死的人，不禁一惊：“哟，这不是卖药材的陈老板吗？这是怎么着了？”

领头汉子说：“噫，叫人气死过去了……”

赛西施问：“叫谁气的？”

一个抬门板的汉子小声说：“还不是药霸孟庆和。陈老板上好的药材，他偏要低价收买，陈老板不肯，孟庆和就口吐恶语……”

领头汉子打断那人的话，说道：“哎呀，甭提了！先救命吧！您是郎中吗？快些救人性命吧！”

赛西施好气又好笑，说道：“我这儿是‘食为天’饭馆，不是药铺！你们赶快把人抬到对门‘一笑堂’去，喜来乐喜郎中一准能救他的命！”

领头汉子一拍脑瓜，叫道：“对，对，人家就是说要找喜来乐喜郎中的！”

几个汉子又抬起门板上的陈老板离开“食为天”，转向朝对门“一笑堂”奔去。领头汉子一边走一边打量自己的右手，喃喃道：“明明是十字路口右手，怎么跑到左手去啦？”

的确，从几个抬病人的汉子走的方向而言，“一笑堂”委实位于十字路口的右边。看上去，这个药铺不大，却肃穆。题有“一笑堂”三个隶书字的匾额高悬在朱漆大门之上，门两侧分别立有通天碑，刻着一副老魏碑体对联，上联是“川广云贵道地药材汤剂饮片遵古炮制”，下联是“丸散膏丹依法修炼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往里走，可见店内立柱上也贴有楹联：“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另悬有“妙手回春”、“功德无量”、“济世活佛”、“华佗再世”一类匾额，想必是那些受惠患者、痊愈病人送的。

“一笑堂”堂主喜来乐，看上去三十来岁，中等身材，眼不大而有神，鼻扁平却端正，尤其是一张嘴巴，生得那个灵巧，给人感觉他做郎中有点几屈才，该是当外交大臣的料。今个是赶集的日子，来瞧病的人特别多，他在堂上同时应付着几位病人，先是给这一位切脉，接着又给那一位针灸，继而又给另一位顾客拔火罐，时而还要应答抓药的伙计的讨问，但他忙而不乱、精神十足，将这个小小的药铺盘得井井有条而又火爆热闹。柜台上伙计们抓药的抓药，开方的开方，算账的算账，各司其职。而老板娘胡氏，别的甩手不管，只做一样重要性的工作，端坐在高高的柜台上，忙活不停地收银子进账，她手下的小算盘打得那个麻利，“噼噼啪啪”倍儿溜。

抬着昏死过去的陈老板，几个汉子奔到“一笑堂”跟前。领头汉子大声叫道：“这人都要死了，赶快救命！”



喜来乐的徒弟德福闻声出了大门，俯身打量门板上的人，摸了摸脉，惊呼：“哎哟，气儿都没了，我看救不过来啦！”

领头汉子急忙说道：“人家都说喜来乐喜郎中救得了！”

德福一听，有点得意，说：“喜来乐，是我师傅，我师傅，就是喜来乐。”

几个抬门板的汉子一齐叫道：“快叫你师傅出来呀！”

正在给病人拔火罐的喜来乐听见德福叫得邪乎，径直奔出来。这时几个汉子已把门板放平在地，喜来乐蹲下身子，打量门板上的陈老板，伸手先摸了摸病人的额头，然后号脉。

汉子们焦急地等着，望着。领头汉子着急地问：“喜郎中，怎么样呀？能不能活过来？”

喜来乐缓缓站起来，说道：“各位放心，一根针就没事了。”说罢回头喊徒弟，“德福，快！拿根针来！”

“哎——”德福应声进屋。

领头汉子看看几个同伙，小声嘀咕：“一根针就救得了命吗？”

一个黑汉子附和道：“就是，别是吹牛吧？”

不承想，他的话被走出门的胡氏听到了。胡氏撇着嘴，不满地说：“怎么说话呢？你们到街坊四邻去打听打听，‘一笑堂’什么时候吹过牛？”

众人一齐回头，看清了“一笑堂”这位老板娘。她三十来岁，中等身个儿，微微有点发福，脸庞端庄，眼睛明亮，如若笑着，定然有些迷人，但此时冷着脸，又撅起嘴唇，就显出几许悍妇之气。

这时候，德福捏着根针奔了出来。喜来乐接过徒弟递上的针，捏在指间，吩咐德福说：“把他的嘴掰开，把他的舌头拽出来！”

德福一一照办。众人先是面面相觑，随后睁大眼睛看着喜来乐师徒俩的一举一动。

喜来乐拿稳针，朝着昏死的陈老板舌头根上的青筋扎去，只见一股子紫血刺了出来，随即昏死的陈老板呻吟一声，竟然有了动静。

众人“啊”的一声，兴奋地叫起来：“嘿，神了！”

喜来乐站起来，松了口气，对徒弟说道：“德福，再给他灌几口活血补气汤，就行了。”

话音刚落，奇迹出现了——陈老板居然从门板上爬了起来。围观的众人更是兴奋异常，议论纷纷，赞不绝口。

领头汉子说：“陈老板，你这条命可是叫喜郎中救过来的，还不快磕头呀？！”

陈老板朝着喜来乐倒地就拜，口说：“谢喜郎中救命之恩。”

喜来乐慌忙扶起陈老板，连说：“免了，免了，你不过是突然气结，血在脑袋里淤住了，所以不省人事，出了血就没事了。”

黑脸汉子不好意思地说道：“老板娘说得一点没错呀，‘一笑堂’就是‘一笑堂’呀！”

胡氏站立一旁，得意地笑着。

又一个汉子提醒道：“陈老板，喜郎中救命的银子，你总是要交的呀。”

陈老板连连点头，忙往怀里掏银子。

喜来乐看了胡氏一眼，摆摆手，说道：“银子的事儿，跟老板娘说吧，我还得回去接着干我的事呢。”说着，他走进屋里接着给病人拔火罐去了。

这时在“食为天”大堂里，客人们一边吃着一边议论喜来乐救陈老板一命的事儿。一个显而易见是个侃爷的食客，连比带画地说：“喜来乐就是那么一针下去，只见一股子淤血冒出来，人就缓过气来了。你说绝不绝？”

另一个多少了解“一笑堂”堂主情况的食客说道：“那喜来乐一天学没上过，也没有什么名医高手指教，他怎么就能有这么绝的活儿呢？”

这可是个难题，没人吭声儿。好一会儿，一个胖子食客神秘地一笑，说道：“这呀，您就得去问这儿的老板娘赛西施啦。”

众食客都不懂了，齐问：“赛西施？她怎么知道喜来乐的事儿呢？”

胖子食客得意地一笑，说道：“嘿，满沧州的人谁不知道那句话：‘食为天’对面是‘一笑堂’，喜来乐惦着这儿的老板娘……”

恰好这时赛西施端着菜碟走过来，她听见了食客们的话，并不生气，娇媚地说道：“几位说老板娘什么好话呢？是不是这儿的菜不好吃，堵不住你们的嘴呀？”

几个闲话的食客都立刻闭了嘴，埋头吃饭，不再啰嗦。

沧州地面上那句顺口溜，说得一点也不差。那喜来乐正给病人摸着脉呢，扁平的鼻子对药铺的气味反应迟钝，可竟然嗅着了从外边飘进来的香喷喷的“食为天”的味道。他抬头朝大门外正对面望去，竟一时忘了坐在他面前的病人。

那病人对喜来乐的恍惚走神尚不察觉，一个劲儿问：“您说我这得的是什么病呀？一天到晚，嘴里头总是冒一股子说不上来的味儿……”

喜来乐耸着小鼻子，贪婪地捕捉着外边飘进来的味道，自言自语道：“香，这味儿真叫个香……”

病人听了，以为说他，忙用手挡在口边，哈着气自己闻着，纳闷地说道：“香吗？怎么我老婆说难闻得很呢？”

喜来乐走神的情绪还未归来，正色道：“瞎掰！你再好好闻闻！”

病人学着喜来乐的样子，耸耸鼻孔在半空中使劲嗅着。果然，他也闻到香味儿：“对，对，闻到了，闻到了，想不到我这嘴里头的味儿还真是香呢。”

喜来乐忽然大声说道：“瞎掰！我说的是‘食为天’的红烧狮子头的味儿。”说着，他指了指大门外街对面的“食为天”饭馆。

病人也朝门外看去。这一下惊动了高高坐在收银台上的胡氏，她发现喜来乐正眉飞色舞地指着对面的“食为天”对病人说着什么，不快地沉下了脸，并且，有意地大咳一声。

这边喜来乐正说得上瘾，哪里听得见？一边说一边比画：“这‘食为天’的狮子头呀，不但味儿香，而且口感也特别的棒，咬一口肉是松松软软的，咬两口就满嘴流油，咬三口就出来筋道劲儿了。你就嚼吧，越嚼越有味儿，这咬四口呀……”

胡氏再一次大声地咳嗽两声，见喜来乐仍不知觉，就走下收银台，来到喜来乐跟

前，呵斥了一声：“嘿！嘿！你是瞧病呢，还是吃饭呢？”

喜来乐这才发现老婆突然立在自己的跟前，立马就慌了，忙将视线从对面的“食为天”收了回来：“嘿，嘿，夫人，我这不是正瞧病吗……”边说边又一本正经地给病人摸起脉来，嘴里念念有词。

胡氏这才又坐到高高的收银台上。而喜来乐呢，哪儿忍得住？时不时地拿眼瞟向对面的“食为天”。

正应了“心有灵犀”那句老话儿，喜来乐这边惦记着“食为天”呢，而“食为天”那边的老板娘也没忘了喜来乐。厨房里，赛西施正头沁微汗，手握沉甸甸的铁勺在不停地抖动。她的动作熟练而又轻盈，眼看着四只油滑发亮的狮子头流光溢彩就出锅了。当跑堂的将狮子头端走之后，赛西施不由自主地擦了擦刘海儿，情不自禁地朝街对面的“一笑堂”望去。

这个时候，听见街对面的炒勺声又响得异乎寻常，那股异香又一波波地传来。喜来乐不由得又耸了耸鼻子，忘情地向门外望去。远远地，他真看见了赛西施走出门口迎接客人的婀娜身影。

德福见此情形，走过来调皮地逗着师傅，说道：“师傅，您看什么呢？”

喜来乐说：“师傅饿了……来，来，给这位抓几服通便的药，写方子抓药，我去去就回来。”

德福笑着一把拉住师傅的衣袖，明知故问：“师傅，是去吃红烧狮子头吧？”

喜来乐忙瞟了一眼老婆，示意德福掩护。

德福为难地说道：“师傅，偷偷去‘食为天’您可当心。”

喜来乐沉吟片刻，毅然决然地说：“只要能吃上狮子头，就是再罚一次跪也值了！”

德福悄悄做了个掂量银子的手势，说：“没这玩意儿，怕是老板娘不招待吧。”

喜来乐满脸的不屑，说道：“你也不想想我是谁、她是谁？她能跟我要这个？”说完转身要走，忽然又退回来，悄悄地对那患秘结之症的病人说道：“哎哎，药钱，你就直接给我吧，交到账上还怪费神的。”

德福在一边自语道：“嘿，这吃狮子头的钱有了……”

病人赶忙从衣袋中掏出一点碎银子，恭敬地递上。喜来乐接过正要往怀里揣，忽然一只小藤篮从头顶直落到眼前，喜来乐一愣，拿钱的手呆在那里。回头看去，夫人胡氏正两手抱胸，脸上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喜来乐冲胡氏讨好地一笑，立即乖乖地将手上捏的钱放进藤篮里。胡氏一拉吊绳，藤篮转眼被吊上头顶，悠悠地回到胡氏手边。随后，就是一片碎银子散落银箱的声响。

德福捂着嘴在一边偷偷地笑。喜来乐没好气地狠狠瞪了德福一眼，趁胡氏低头记账的工夫，溜出了“一笑堂”。

“食为天”饭馆厨房内，手脚麻利的赛西施将四只金黄灿灿的狮子头盛进一只精致的紫砂锅，浇汁盖碗。小二上前刚要去端，被赛西施挡住，她说：“我来吧。”说着，抽出腋下的一块白绫擦了擦手，又轻轻抿了抿鬓发，端起紫砂锅，举步婀娜地走出去。

的确，凡有贵客到，老板娘都会亲自上菜。

小二冲她的背影做了个鬼脸，正洗切配菜的二厨也挤眉弄眼，说道：“这是……又来了哪路的贵客？”

小二神秘地说道：“京城来的，我听他们说话，老是王爷、王爷的，在楼上得意阁。”

二厨一伸舌头，说：“好嘛，王爷的人……”

外面有人叫：“小二！”小二赶紧一溜烟地跑出去，边跑边说：“我得赶紧伺候去了。”

楼上雅间“得意阁”内，果然坐了几位贵宾。从京城来的维新派义士鲁正明和同伴正在喝着茶，小声议论事情。

一个书生模样的人说道：“此番到沧州，也不知这位张先生，肯否见我们。”

鲁正明说道：“听说此人西学深厚，又曾受教于康有为在广州办的万木草堂，对维新之法，颇多见解。靖王爷既然叫我们来与他会谈，我想不管怎样，总要讨教一二才好回京复命……”

紧靠里边的同伴问道：“正明兄，今天为何不请他到此一叙，正好商议大事呀？”

鲁正明低声说道：“太后的爪牙到处都是，走漏了风声，可不得了，岂可大肆声张！还是小心为是。”

正说着，赛西施端菜进屋，一脸笑意，十分迷人。她热情地说道：“来来，乡野小店，没有什么好东西，各位大人吃惯了山珍海味，尝尝我这‘狮子头’，只当是换换口吧！”

鲁正明等人立即收起话头，书生模样的人开玩笑地说：“这沧州地界上有个铁狮子，你这店里也有个‘狮子头’，听说是美味无比，吃了就上瘾。我们可是慕名而来啊！”

赛西施一串轻笑如铃，说道：“那可当不起！各位见多识广，不比我们小地方的人，没见过大世面，拿个芝麻绿豆也能当西瓜。”

鲁正明也笑，说道：“话可不能这么说！自古沧州多豪杰，我们这次还就是到你们沧州来访师会友的。”

赛西施伶俐地接着鲁正明的话说道：“哦？大人这般的人物，在我们沧州，可是稀罕。几时访着高朋贵友了，也领到小店来，叫我们见识见识，顺便沾点官气儿、财气儿，抬抬我们小店的名声。”

书生模样的人欣赏地瞧着赛西施，说道：“老板娘可真会说话，我看你就是一般呢！”

赛西施莞尔一笑，说道：“大人不要取笑我们小地方人，几时再到沧州来，记得照顾照顾小店的生意，我就感激不尽了。”说罢，转身轻盈地出门而去。

赛西施走出得意阁，在廊道里刚好撞上走过来的药商孟庆和。赛西施客气而矜持地招呼道：“哟，孟老爷来了，这小二可真是怠慢，也不勤快着点招呼！”

孟庆和轻浮地冲她笑笑，说道：“到你这儿，我还用人招呼吗？”说着，他伸手想擦赛西施的下巴，“再说，这不有你了嘛！”

赛西施仿若无意地将孟庆和的手挡开，脸上不动声色地微笑着，说道：“孟老爷是

常客，招待不周不是罪过？您快入座，马上给您上茶。”

孟庆和抬脚要进得意阁，赛西施连忙伸手推开旁边顺风阁的门，说道：“孟老爷，这边请。”

孟庆和指指得意阁，说道：“我还就喜欢这屋的名儿，怎么，有客？我今儿请的可是京城来的贵客，有来头的！”

赛西施不软不硬地回答：“人家也是京城来的客人。”

“嘿！”孟庆和顺眼朝得意阁内瞟了一眼。

屋里鲁正明几个人警戒地看过来。

孟庆和见鲁正明几个人均不是等闲之辈，一转身迈进顺风阁，对赛西施说：“看来你这饭馆是时来运转了！得，我让他。”

赛西施笑道：“这顺风阁也是上等的包间呀，在这儿吃饭，您生意兴隆嘛。”

孟庆和这才露出笑模样，他进屋落座，粗声大气地吩咐：“告诉小二，老爷我今天请的可是京城宫里的太医，伺候好了有赏。”

赛西施淡淡地说：“那我这儿先替小二谢谢你了。”说着出了顺风阁，去忙活炒菜的事儿。

喜来乐走进“食为天”前厅里不见赛西施人影，就径直奔了厨房。厨房内，赛西施在灶前炒菜，几片挂浆的鲜鱼片在炒锅里“滋滋”地炸着。她刚将炸至金黄的鱼片捞起，冷不防一只手殷勤地将剩油倒出，舀进一勺高汤。赛西施诧异异地回头看去，发现喜来乐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旁边，正冲她巴结地笑。

赛西施眉毛一挑，似笑非笑地问：“郎中不坐堂问诊，上我这厨房来干什么？”

喜来乐煞有介事地说道：“你没觉着，你这厨房里的活儿，跟我看病抓药有些相近，都讲究观其色、闻其味。所以，我上这儿来，也算是本行。”他搅了搅木桶里的高汤，接着说，“这糟熘鱼片做得好，好就好在这汤，看似一清如水，却是用鸡、鸭、肉熬出来的，这还不算完，还得砸烂鸡脯放进桶里，一点点把汤吊清了，这样的高汤，方为上品。”

赛西施好笑地看他一眼，并不理他，伸手往炒锅里加进一勺香糟酒。喜来乐凑上去嗅嗅，继续发表高论：“这香糟酒也有讲究，得用整坛的黄酒泡糟，然后再用布包挂起来，慢慢地滤出清汁，再加入桂花，才出你这种味道。”

赛西施停下手，半笑不笑地说道：“我说，你今天挺有闲工夫啊，专门给我溜须来了！是不是你老婆不在家啊？空着一张嘴上的能耐，怪闷得慌！”

喜来乐嘿嘿笑着，说：“我见她，躲还躲不及，哪有对着你这样的好心情？”

赛西施说道：“只怕，不是冲我来的吧？”

喜来乐说道：“不冲你，还能冲别人吗？”

赛西施瞥了他一眼，微微一笑，喜来乐眼疾手快地递上姜汁，说：“姜汁。”随后又捧过盐罐、糖罐，“盐，糖。”赛西施取用完毕，将鱼片下进锅里颠翻着。

在另一边洗菜的二厨，偷偷回头看着两人，一脸坏笑。

喜来乐嘴仍不停：“要说这汤和糟，底下人花些工夫也做得出，妙就妙在这汤、糟之间，汤多糟少，味足香却不浓；汤少糟多，则香浓而味不足，这就只有你才能调配得

出这样的好味道了！”

赛西施起锅将鱼片倒进一只黑木耳垫底的汤盘里，鱼片雪白，木耳黝黑，汤汁晶莹剔透。喜来乐嘴馋地凑上前，赞不绝口：“果然色、香、味俱全。”

赛西施转过身，退步挡开他，说道：“你也不用净拣好听的说，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来。”说着，她摊开巴掌，“拿来！”

喜来乐紧张地瞪大眼睛，问：“什么？”

赛西施转身端起汤盆要走，说道：“费那两句唾沫星儿，就想在我这儿蹭白食？有那工夫，你留着回家该干啥干啥吧，怪累得慌的。”

喜来乐艰难地咽了口口水，赔笑说：“你看，我都来了，再说，赶上你亲自掌回勺，不容易……”

赛西施不为所动，没听见一样转身出去。

喜来乐望着她的背影，既气愤又慨叹，说道：“这些女人，怎么眼里都偏偏只认个钱字！就没有一个能免俗的！”

二厨端着菜盆过来，忍着笑，说道：“喜郎中，您就先回去吧，拿了银子再来。”

喜来乐摇头，连说：“罢，罢，大英雄岂能为五斗米折腰！”说着，转身要走，迎面小二进来，朝二厨唱歌般地念道：“楼上顺风阁，冷盘老四样，热炒新三样，外加‘狮子头’一对，沧州老烧酒一壶！”

喜来乐在一旁听得入神，不禁停步，舔舔嘴巴，念叨：“狮子头，狮子头……”

二厨对小二说道：“这位，没带着钱来，偏要吃……”边说边摇头。

小二上前，客气地揶揄道：“哎哟，这不是喜郎中吗？走，走，我跟您取钱去，这边的桌子，我给您留着。”

喜来乐不满地说道：“怎么着，都当我吃不起？”忽然挺胸抬头，硬气地说道：“小二，点菜！”

小二疑惑地看看二厨，随即躬身将毛巾往身上一搭，应道：“得嘞，您这边请！”

喜来乐随小二来到大堂，大模大样地在一张桌前坐下，气概不凡地点菜。

楼上，赛西施从雅间走出来，发现了喜来乐，便含笑地看着他。

喜来乐偶一抬头，也发现了赛西施，立即故意大声吩咐道：“小二，别忘了我那狮子头！”

喜来乐正在那儿摆谱儿，不承想他的“一笑堂”情形却有些不妙。

且说德福正坐在师傅的座位上闭着眼装模作样地给病人搭脉，忽听一声咳嗽。德福睁眼一看，胡氏正站在自己眼前，他吓得一激灵站了起来。

胡氏嘲讽道：“德福，是出息了，也能给人看病了！”

德福应道：“徒弟理应为师傅、师娘赚点银子！”

胡氏眉毛倒竖，问道：“你还知道我是你师娘？我问你，你师傅呢？”

“他……”德福刚要指对面，随即换了个方向，说，“去方便了。”

胡氏哪里相信，问：“是方便吗？”

德福回答：“是啊，这会儿正在茅房拉呢……”

胡氏冷笑道：“他是拉呀还是在吃呀？你们师徒俩，倒是挺齐心哪！”

德福赶紧表白，巧舌如簧地说道：“徒弟不能不跟师傅齐心，可师傅跟师娘齐心啊，所以徒弟跟师娘也是一样的齐心。”

“好啊。”胡氏上前一把揪住德福的耳朵将他拎出来，说道：“那你就去对面饭铺子里告诉他，让他识相点麻利地赶紧回来。不然，我这可就没那么方便了。”

“哎！”德福答应着，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食为天”厅堂内，一张餐桌上摆着几样精致的饭菜，喜来乐独坐一边，从怀里掏出一双银筷子来，在袖子上珍爱地擦了擦，开始吃起来。他自斟自饮，吃得美滋滋的，陶醉不已。正得意，一只算盘摆到了桌上。喜来乐两眼盯着算盘，嘴里不忘咀嚼，只见一只纤纤玉手在算盘上上下下翻飞。玉手拨完最后一个算盘珠，将算盘推到喜来乐眼前。

喜来乐抬眼看着赛西施，眼巴巴地问：“真要啊？”

赛西施柳眉一挑，说道：“谁有闲心跟你逗着玩儿？”

喜来乐说道：“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咱们这乡里乡亲地住着，这，这一顿饭钱，我好意思拿，你也不好意思收啊……”

赛西施说道：“哟，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一个妇道人家，小本经营这点买卖，也不容易，你就忍心上我这儿来白吃白占？再者说了，若真是没钱的主呢，我就算是做回善事，随他吃饱喝足抹嘴走人，您可是大药铺子开着，日进斗金，还有脸吃我的白食吗？”

喜来乐支吾道：“唉唉，我们家的事，你还不清楚？我只管赚钱，花钱的事，可是你嫂子说了算，嘿嘿……”

赛西施一挥挥手，说：“别提这个！如今天底下怕婆子的汉子比兔子还多，我要是个可怜，这生意还做不做了？”

喜来乐直点头，连说：“做，做，当然要做，你不做了，我吃什么呀！”

赛西施不依不饶地说：“那就别废话，赶紧掏钱吧！”

喜来乐软磨硬泡地说：“你看这么着，我先欠着，行不行？赶明儿我来一齐结了。”

赛西施两眼往上一翻，也不说话，只将巴掌摊到喜来乐眼前。

喜来乐伸手想触摸赛西施的手，还没等挨上，赛西施猛然收回手，斜了他一眼，喜来乐讪讪地缩回手去。他只好挨个地掏着衣裳兜儿，狼狈不堪。

赛西施看着他，抽出手绢半掩着嘴，偷偷地乐。又道：“没钱，就把这双银筷子留在这儿也成。”

喜来乐连连摇头，说：“不可以，不可以，这可是我吃饭的家什……”

这时，德福匆匆忙忙地跑进来，急切地叫道：“师傅，师傅，我师娘让你赶紧回去，不然就，就不方便了！”

“啊？”喜来乐转身就要溜，赛西施一把揪住他的衣服，问：“上哪儿去？账还没结呢！”

喜来乐指指对面，说：“我得，得赶紧回去。”

赛西施松开他，拿起算盘，说道：“那也成，我上门去找嫂夫人结去！”说着，作势要走。

喜来乐着急地拦住她，说：“哎哎，别呀，我给你还不成吗？”

赛西施停步转回身，有点意外地看着喜来乐。

喜来乐转了下眼珠，叫过德福，咬着耳朵说了些什么，然后大模大样地重新坐下，说：“我这还没吃完呢！就是要算账，也得等我吃饱喝足了呀，不然，可就是你店家不讲理了。”

赛西施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疑惑地看着师徒俩，随即爽快地答应：“好吧，我就再等你一个时辰。不过，你要是想赖账，我可没那么好说话！”说完转身走去。

喜来乐叫过德福，说：“德福啊，来来，吃吃！这样的饭菜，可不是天天有的，不能糟践了！”

赛西施回到厨房，站在门口，她伸头向外看着喜来乐这一桌。只见师徒俩耳语了一会儿，德福站起来，朝楼上雅间走去。

赛西施不解地看着德福的身影。

楼上雅间“顺风阁”内，孟庆和开门冲外面叫道：“小二，有那京城的王太医来，领他进我这屋！”

小二答应着：“错不了，您就放心吧！”

孟庆和悠闲地哼着戏文坐下来，捧起一盏盖碗茶，顺手掏出个小算盘，劈里啪啦地打着，一脸的得意。他没料到，德福一推门直愣愣闯进来。孟庆和放下算盘，问：“什么人？”

德福目不转睛地盯着孟庆和看着，少顷，大大咧咧地说：“这位老爷，我看你面色晦暗，不是吉祥之兆，怕是有毒气攻身。”

孟庆和不高声地一推茶碗，喝道：“哪来的黄毛小子，跑这儿胡说八道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你面前坐的是谁？”

德福憨直地说：“我不管你是谁，我就知道你病了！”

孟庆和火冒三丈，拍桌而起，骂道：“你他妈才有病呢！老爷今天好好地要来谈生意，你个小兔崽子不仅没有一句吉利话，还敢信口雌黄地来咒我！是不是活腻歪了？”

德福装出一副诚恳模样，说道：“哪能呢，我是说你真有病……”

他话没说完，孟庆和上来就是一个嘴巴，德福疼得捂着嘴哇哇叫起来：“你打我干吗？我是好心这才来告诉你，三天之内，你必发毒疮，你还别不信！”

孟庆和一声冷笑，说道：“怎么着，你还怕疼？我看你这张嘴就欠抽！”他慢慢搓了搓手掌，“要想不再挨抽也行，给老爷说两句好听的，算是你给老爷赔礼了。”

德福向前走半步，像发现什么似的使劲盯住孟庆和的手掌，说道：“慢着！都用不着三天，你这疮疗已经起来了！”他指着孟庆和的中指，说，“就是这个手指，今儿是小黄疱，明儿毒血就变成根红线往外爬，后儿毒血排不出去，任着红线爬到你心腹内脏，你就没命了！”

孟庆和疑惑地看看自己的手指，并不见什么特别的异样，破口大骂：“好小子，还来劲了你，我看你今儿是成心跟我过不去啊！”他伸开五指举到德福眼前，“看好喽，老爷的手指，扒拉扒拉算盘珠子，就是黄金万两，根根比你的小命儿值钱！敢跟它较劲，你先问问我这巴掌答应不！”说话间，又是一巴掌甩到德福的脸上。

德福也火了，跳脚回骂：“你个‘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活该让毒火攻心痒死



疼死你！你那俩臭钱，还不定是怎么赚来的黑心钱呢，老天有眼报应你，专门让你长毒疮！”

“你再说！”孟庆和追过来要打，德福夺门而逃，边跑边说：“你还欠着我看病的钱呢，咱以后再算！”

德福垂头丧气地来到喜来乐身边。喜来乐哈哈大笑，旁边的吃客不明白他笑什么，纷纷回头好奇地看着他俩。

德福不高兴地说：“都是你的馊主意！人家为你都被打成这样了，你不说替徒儿出气，还有心在这儿取笑我。”

喜来乐强忍住笑，拉起德福说：“走走，看来今儿我还得教你几招！”

师徒俩在饭桌前转悠。一会儿，喜来乐的目光投向桌边客人中的一位体胖的中年人，随即数落着德福，说：“你也别怪你今儿挨打，你长的就是一脸倒霉相……”

德福莫名其妙地问：“我怎么倒霉相了？你不快看病，你说我干吗呀？”

喜来乐说道：“还用我说吗？你瞧瞧你那俩招风耳……”

德福不满地说：“是你招风耳还是我招风耳啊……”

喜来乐已经绕到胖子身边，冲德福暗中挤了挤眼睛，说道：“你还别不服气，你看人家这耳朵长的，这才叫好！双耳垂肩，耳廓丰满，这是福相……”

胖子咧开嘴，情不自禁地摸着自己的耳朵，说道：“啊，啊，是吗？”

喜来乐一本正经地说：“那当然。”又凑上前仔细瞧了瞧，对胖子说，“不过，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胖子说：“哦？你讲。”

喜来乐说道：“从这耳相上看，您平时常有胸闷胸痛，每次发作起来，从胸贯穿到背，从背贯穿到胸……”

胖子连连点头，说道：“对对，疼起来时喘不过来气呀！这位……你怎么知道？”

喜来乐说道：“都在您这耳朵上呢！您虽然长的是双福耳，但是耳垂太厚，晦暗无光，跑不了得有个胸痹之忧！”

胖子不解地问：“啥叫胸痹之忧？”

德福口快地说：“就是说您肯定有个心胸疼痛的病。”

喜来乐接着说：“您看您平时好吃个肥的肉的油的腻的，再好喝两口，一口湿痰堵在心里，赶巧了肝火上冲，一准发病。”

胖子忙不迭地站起来，说道：“哎哟，先生，您这说的可是太准了，一点没错，您这是……您一定得告诉我您……尊姓大名。”

喜来乐抱拳拱手，说：“在下小名喜来乐，喜郎中。”

胖子伸手拉着喜来乐，连说：“来来，喜郎中您请坐！我得跟您讨教讨教，我这病，有治不？”

喜来乐笑笑，一指对面“一笑堂”，说道：“看见没有，那就是我的药铺。什么时候您得空，上那儿我给您开方子去。不过……”他伸出手心，说道，“眼下这问诊的钱，麻烦您先给我。”

胖子慷慨地掏出一串铜板，说道：“好说好说，这些您先拿着，改天我备厚礼登门